



回憶契訶夫



國情與研究

回忆契诃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本书据《Чех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一书选译

回 忆 契 诃 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547 字数454,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 $\frac{5}{16}$ 插页9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5) 2.25 元

前言

607723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大作家。他生于一百年前，即一八六〇年；而在一九〇四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夕，正当他的创作迈上新的阶段的时候，长期的肺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创作活动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重要的文学遗产：许多优秀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具有崭新形式的出色的剧本以及有关文学问题的信札等。

和契诃夫同时代的几位大作家都写有自传性的著作和回忆录，如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三部曲、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在契诃夫的文学遗产中，却没有留给我们一点自传性的材料，现在，当我们对契诃夫的创作、观点和社会活动进行研究的时候，所能依据的除了他的作品和一些信札外，就只有同时代人所写的许多回忆文章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回忆文章对我们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回忆文章不能代替传记，它不可能对所回忆的人有全面而详细的叙述，它只能提供某个人一生中某个时期的情况或几件较为重大的事件，有时概括地谈谈对他的一般了解。而这本书中各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有些在十月革命前就去世了，有些人虽然活到了十月革命，但他们的观点仍然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因

此，他們對契訶夫的了解，免不了有片面和主觀的地方。但是，總的說來，契訶夫的緊張的創作生活，在這些回憶中，都有真實的描寫；這些回憶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契訶夫的內心活動和對重要社會事件的态度。

契訶夫的生平是同許多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名字分不開的。在他創作活動的初期，即當他還只是一個幽默故事的作者時，他就認識了老一代的作家列斯柯夫和格利果羅維奇，到了八十年代後期，他又和柯羅連科建立了較密切的友誼，後來又與托爾斯泰有了交往。而他和高爾基的關係，可以說是最近密、最友好的了。

除了上述幾位著名的作家外，當時俄羅斯藝術界最優秀的幾位代表人物，柴科夫斯基、列賓、列維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都和契訶夫有密切的關係。

由於契訶夫和當時許多著名人物有極為密切的來往，因此同時代人所寫的許多回憶契訶夫的文章就有了雙重的意義。它們不僅使我們了解契訶夫的生平，同時也提供了有關十九世紀末期俄羅斯文藝界的許多有價值的資料。

當然，不是所有和契訶夫有密切交往的人都寫下了回憶錄，其中不少人在契訶夫生前就去世了。儘管如此，同時代人所寫的回憶契訶夫的文章，在俄羅斯的回憶錄這一類文學作品中仍占有很大的數量。而且像高爾基、柯羅連科、庫普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聶米羅維奇-丹欽科、捷列肖夫、布寧等人所寫的回憶文章都是非常出色的。

這本書所選輯的二十二篇回憶文章，基本上包括了契訶夫一生中的各個時期。不過大多數回憶文章都是敘述契訶夫在創作上有了很大聲譽後的那段時期，特別是在他居住在梅里霍沃

和雅尔达的那段时期。而他的創作活动的初期，即他在塔干罗格中学和莫斯科大学的那些年代，在这些回忆文章中提到的就比較少。

在我国，契訶夫的作品很早就介紹过来了，近几年来，研究契訶夫的著述也出版了一些，而契訶夫有关文学問題的书信也在三年以前就出版了，但是，同时代人回忆契訶夫的許多文章还只是零星地散見于一些出版物中，沒有給以比較有系統的介紹。我們出版这本回忆文集，其目的就是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为我国爱好契訶夫作品的讀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多一些材料。

編 者

目 次

亚·契诃夫：契诃夫童年生活的故事.....	1
米·契诃夫：假期里的安东·契诃夫.....	55
柯罗連科：安东·巴甫洛維奇·契诃夫.....	85
列宾：跟安·巴·契诃夫的相見.....	102
拉扎烈夫—格魯津斯基：安·巴·契诃夫.....	104
謝格洛夫：回忆安东·契诃夫.....	134
阿維洛娃：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诃夫.....	178
波达片科：和安·巴·契诃夫相处的几年.....	267
謝普金娜—庫彼尔尼克：忆契诃夫.....	324
瑪·契诃娃：遙远的过去.....	366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安·巴·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 剧院.....	381
聶米罗維奇—丹欽科：契诃夫.....	438
捷列肖夫：安·巴·契诃夫.....	461
高尔基：安·巴·契诃夫.....	486
布宁：契诃夫.....	512
布宁：摘自札記.....	527
庫普林：悼念契诃夫.....	542

維列薩耶夫：安·巴·契訶夫.....	577
叶尔巴捷甫斯基：安东·巴甫洛維奇·契訶夫.....	582
卡尔波夫：和契訶夫的最后两次会見.....	595
罗索里莫：回忆契訶夫.....	606
克尼碧尔—契訶娃：忆安·巴·契訶夫.....	618

契訶夫童年生活的故事*

亞·巴·契訶夫

1

安托沙，塔干罗格中学一年級的学生，吃完饭不久，刚刚坐下来准备他第二天的功课。他面前摆着一本居納尔的拉丁文法。拉丁文这门功课很难，得做翻译练习，还得背单字。在这以后，还要准备神学里的很长一段功课，得坐在那儿一连准备三个多钟头才成。短短的冬日已经快要结束；院子里，天色已经差不多黑了；安托沙面前的一支油烛摇摇曳曳，还得时时拿把镊子去剪一剪烛心。

安托沙拿起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正准备做翻译练习。門打开了，安托沙的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奇走了进来，穿着皮大衣，脚上一双高統皮套鞋，两只手冻得发青。

“我说……”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开口了，“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你呢，安托沙，快点到店里去，用心照顾着点儿。”

眼泪在安托沙的眼睛里直打转，他开始用力眯眼皮。

“店里冷，”他回答，“我从学校走回来，已经冻坏了。”

“没关系……多穿两件衣服就不冷了。”

“明天有好多功課要繳……”

“功課到店里去温习好啦……去吧，好好照顾着点……快点啊！……別磨蹭！……”

安托沙气虎虎地把鋼笔一扔，闔上居氏语法，含着滿眶热泪；穿上他那件又短又小的棉制服外衣跟他那双破破烂烂的皮鞋，随着父亲到店里去了。店就在旁边，就在这所房子里。那儿凄凄凉凉，主要是冷得可怕。店里的两个学徒，安德留什卡和

- 本文是根据安东·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店員（略加刪节）和《安·巴·契訶夫——唱詩人》二文刊印的，前者发表在《欧洲通报》一九〇八年第十一期上，署名A.C.，后者发表在該杂志一九〇七年第十期上。

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契訶夫（1855—1913），安·巴·契訶夫的哥哥，作家；大学理科毕业。开始其文学生涯是在幽默刊物上。自一八八六年起开始在《新时代》报上发表特写和短篇小说。自一八七五年至安·巴·契訶夫逝世，始終与安·巴·契訶夫有书信往还。

据我們所知亚·巴·契訶夫还有以下几篇回忆录：《契訶夫在希腊語学校》（《欧洲通报》一九〇七年第四期），《在祖父祖母家作客》（《幼芽文庫》一九一二年圣彼得堡版），《安东·巴甫洛維奇·契訶夫童年生活的故事》（一九一二年圣彼得堡版），《安东·巴甫洛維奇·契訶夫的第一張护照》（《俄罗斯財富》一九一一年第三期），《在梅里霍沃》（《田地》，一九一一年二十六期）。

亚·巴·契訶夫发表的这些回忆录引起了他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維奇的反对。米·巴·契訶夫在他所写的一些記述契訶夫生平的傳記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在这些回忆录里过分地渲染了他們童年生活的阴暗色彩。然而亚·巴·契訶夫的回忆同安东·巴甫洛維奇本人的书信里以及他跟当时人們的談話里所說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

譬如，一八八九年一月二日契訶夫給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的信里写道：“……专制和謊言毀掉了母亲的青春。专制和謊言也使我們的童年生活面目全非，想起来都让人覺得噁心和可怕。”又譬如，当列昂捷夫（謝格洛夫）在来信中对于兒童宗教教育的拥护者拉麥斯基教授的学校大肆贊揚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維奇在一八九二年三月九日給他的回信里写道：“我在童年时代也受过宗教教育和同样的培养：唱圣詩啦，在教堂里讀《使徒行

加甫留什卡，冻得两手烏青，鼻子通紅，不断地用一条腿磕打着另一条腿；他們縮着脖子，全身蜷作一团。

“坐到柜台里去！”父亲命令安托沙，說完，画了几个十字，走出去了。

安托沙沒有止住眼泪，走进柜台里面，連身子帶腿一起爬到賬桌前面一个当座位用的喀山肥皂箱上，憋着一肚子怨气，毫无目的地把鋼笔往墨水瓶里一戳。笔尖戳到了冰上；墨水冻住了。

傳》和《詩篇》啦，按时上教堂做早禱啦，在祭坛上帮助做弥撒啦，到钟楼上去敲钟啦。可是結果呢？每逢我現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我就感到它是相当阴暗的；我現在沒有宗教信仰。可是您知道，过去我还和我的两个哥哥站在教堂中央唱过三重唱《請垂听》或者《大天使的声音》呢，人人都十分感动地望着我們并且羡慕我們的父母，而我們在这个时候却覺得自己是一伙小囚犯。是啊，朋友！拉琴斯基我是懂得的，可是在他那兒学习的那些孩子我不能了解。他們的内心在我是个謎。如果在他們的心里竟有快乐的話，那他們真是比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幸福多了，在我們的童年里，只有痛苦。”（同样可以参看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七日給苏沃陵的信）一八九三年四月四日給亞·巴·契訶夫的信里又說：“我們的童年被种种可怕的事情毀掉了……”（在契訶夫十六卷集里发表的信件中沒有这句话，它是在这封信的原件中發現的；这封信送到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档案室〔列宁格勒〕是在选集出版以后。）

亞·謝·拉扎烈夫—格魯津斯基在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写給尼·米·叶若夫的信里說，契訶夫曾对他讲起“他所受到的严格的生活訓練：‘进过唱詩班，做过买卖，在严寒里冻得手脚发僵，等等，等等。’”（国立中央文学档案室）

几个哥哥显然对于家庭情况的艰苦感受更深，到米·巴·契訶夫懂事的时候情况已經比較緩和了。亞·巴·契訶夫早在一八九八年就曾給米哈依尔·巴甫洛維奇写信談到他們塔干罗格时期的生活：“簡直是魔鬼設的日子啊。純粹是羅剎人的桎梏，沒有一縷光明，而只有商务督察团和追求奖状的心理。奖状！它在我們家里起过怎样的作用啊！沒有腦子，可是野心却大得很。我們的童年就是为了奖状而毀掉的……每逢我現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我就感到心头压抑。”（国立列宁圖書館原稿室）——原編者注。

店里跟街上一样冷，而安托沙却得在这样的寒冷里至少坐三个钟头；他心里知道，巴维尔·叶果罗维奇这一去，就得很久才回来……他把手往袖子里一揣，也像安德留什卡和加甫留什卡那样把脖子缩了起来。拉丁文翻译嘛，也没什么好想的了，反正明天准是一分，以后还得因为分数太坏挨父亲一顿臭骂……

在已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读者和崇拜者中间，恐怕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在他早年的生活里，命运曾使他在一家中等的食品杂货铺里充当一名学徒……已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在棍棒之下受完这套残酷的没有自由的学徒训练的，这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的回忆。在孩提时代，他是个不幸的人。

细心的读者会在他的作品里觉察到一个初看上去并不十分显著的特征：他笔下的儿童全都是一些受尽折磨或是受尽压迫、没有自由的人。在老板家里当使唤丫头的瓦尔卡，总是睡眠时间不足，为了香香甜甜地睡上一场，她掐死了摇篮里的婴儿（《渴睡》）。被亲戚和村里的神父送到城里去读书的吐果鲁希卡，在整篇小说里没有流露出任何一点活泼快乐的神气（《草原》）。就连那一群玩“运气”玩得如此热闹的孩子（《儿童》），他们所以玩耍，也不是由于孩子式的无忧无虑的游戏的欲望，而是由于父母出门作客去了，他们在家闷得难受。契诃夫笔下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这样的：读者一旦认识了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为他们难过，为他们悲伤。

这种调子和这些夹着一缕哀伤色彩、以出神入化之笔描绘出来的孩子们的形象，是从生活里直接提取来的，而且可以从作者的遥远的过去和他本人的童年生活中找到解释。他长大成人以后，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他比较接近的亲友说：

“在我的童年沒有童年……”

安東·巴甫洛維奇只是從遠處望見過幸福的兒童，但是那種在回首往事的時候可以給人甜蜜回憶的幸福的、歡樂的、無憂無慮的童年，他自己卻從來不曾有過。家庭景況對於已故的安東說來是太不幸了，他甚至沒有機會去跑一跑，跳一跳，玩一玩。他沒有時間做這種事情，因為課外的全部自由時間他都得用在店里。再說，對於這些事情他父親是明令禁止的，不許跑來跑去，因為“你會把鞋子跑壞”；遊戲是禁止的，因為“只有街上的野孩子才成天淘氣”；跟小伴們玩玩那也不行，因為這是有損無益的胡鬧：“天曉得你的朋友會教你什麼東西……”

“在院子里閑晃有什麼意思，還是到店里去，在那兒好生照顧着點，學學做生意吧！”安東·巴甫洛維奇成天聽見父親講這樣的話。“在店里至少還能幫幫父親的忙……”

安東·巴甫洛維奇只好滿心惆悵、噙着淚水地舍棄了一個人在童年時代天生需要的、甚至必不可少的種種東西，而把時間化在他恨透了的店鋪里。他在店里勉強強地做着每天的功課，時常溫得半生不熟；他在店里經受着冬日的嚴寒，時常凍得全身麻木；就連暑假期間那些金子一樣寶貴的日子，他也不得不滿心郁悶地把它們消磨在這個地方，像是四堵牆中的一個囚犯。他的小伴們這時正過着人的生活，在南方和煦的陽光下蓄積着體力，而他呢，卻要從早到晚守在櫃台旁邊，仿佛有一條鎖鏈把他鎖住了一樣。這個鋪子，連帶它那些瑣細無聊的生意和丑惡單調的生活，奪去了安托沙很多的東西。

安托沙成天坐在櫃台后面的賬桌旁邊，管着收錢找錢的事情，看到的總是那樣一些他早已熟識了的、也早已厭惡了的面孔，聽到的也總是那樣一些無聊的談話。這是些小本的糧食經

紀人，他們在巴維爾·叶果羅維奇的店里給自己筑了個小窩，成了這里常來常往的老主顧。這個店是他們的俱樂部，一杯伏特加酒就能消磨半天時間。冬天，他們什麼事也沒有，因為沒有人從鄉下運糧食來，他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買進賣出。只有夏天和秋天，他們才有買賣。他們半路截住運糧食進城的農民，把糧食買過來，然後以較高的價錢又賣給瓦利揚諾或斯卡拉曼吉這些大的出口商號，就靠着這門行當維持生活。他們每個人都有室有家，可是他們偏偏喜歡在巴維爾·叶果羅維奇的店里消磨時間，喝上兩杯伏特加酒；何況老板又信任他們，肯讓他們睜眼，並且幾乎每次都跟他們一道吃喝呢。他們天南地北什麼都談，不過大部分人都愛談些陳腐的、往往不大雅觀的事情，而且每次都要加上一句：

“不過，安托沙，你可別听。你还早着哪……”

安托沙的父亲，巴維爾·叶果羅維奇，是做食品雜貨生意的。在他的大黑招牌上写着几个金字：“茶叶，白糖，咖啡，諸般食品雜貨”。这块招牌挂在店鋪入口处的旁边。稍低一点，还挂着另一块招牌：“零售碗酒”。后面这块招牌表示店里有酒窖，里面有三都林^①出产的各种葡萄酒，当然也有哪家都少不了的伏特加。后楼梯由酒窖直通到店里，安德留什卡和加甫留什卡就一天到晚在这道楼梯上跑上跑下，有的客人要半升葡萄酒啦，或是那些成天沒事干的老主顧里有人招呼：

“喂，安德留什卡，給我來三杯伏特加！巴維爾·叶果羅維奇，勞駕記在我的賬上吧……”

這兩處買賣——食品雜貨店和酒窖——連得很緊，簡直就

① 希臘境內的群島，居民多以種植葡萄為業。——譯者注。

成了一門子生意，安托沙两边都要照管……不知不觉就使自己陷在整个店的生意里了。

那些光到过涅瓦大街上的米留丁商行一类的首都大商号的人们，很难想像得出地方上的食品杂货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何况这还是在几十年以前安托沙沒有成年的时候的事情。就連大都市里那些专做零星生意的小菜鋪，也不能跟巴維尔·叶果罗維奇的食品杂货鋪相比。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买卖鋪，它的出現完全是由于当时内地生活条件造成的。不管是几两茶叶甚至几錢茶叶，或者是一小罐頭油，一把鑷脚的小洋刀，一小瓶蓖麻子油，一两个背心上的扣子，乃至灯芯啦，草药啦，大黃之类的药用植物根啦，你全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你可以在这里只喝一小杯伏特加，也可以在这里痛飲三都林美酒，喝得酩酊大醉。这里有名貴的普洛宛斯^①橄欖油和“爱斯一布凱特”牌的名貴香水，但也有橄欖果，无花果干，糊窗紙，洋油，通心粉，泻肚用的药草，大米，阿拉伯咖啡和牛油蜡烛。这里可以买到真正的茶叶，也可以买到犹太人从各个旅店飯館里收集来的、別人喝过的、經過重新焙制和上色的二煎茶。糖果，点心，蜜餞水果跟皮鞋油，沙丁魚，鏤空凉鞋，青魚，装洋油或麻籽油的洋鉄罐放在一起出售。面粉，肥皂，蕎麦米，劣等烟草，阿摩尼亚，耗子籠，樟脑，月桂叶，“里加列奥·瓦索”牌雪茄烟，扫帚，硫黃火柴，葡萄干，甚至还有馬錢素^②，也全都济济一堂，彼此毫不嫌棄地待在一起。至于喀山肥皂，香豆蔻，小釘子，克里米亚粒盐，那更是跟檸檬，熏魚，皮帶躺在一个角落里面。总而言之，这里是各种各样商品的大杂燴，完全不讲究分类的。巴維尔·叶果罗維奇的鋪子既是

① 法国南部城市。——譯者注。

② 一种兴奋剂和强心剂。——譯者注。

食品雜貨鋪，又是未經當局批准的藥房，既是賣碗酒的大酒缸，又是存放各種商品的貨棧（仿佛連亞陀斯^①和耶路撒冷的神器全都存放在這裡），同時，它還是那些成天無所事事的老主顧們的俱樂部。而且所有這些嘈嘈雜雜的顧客，所有這些雜七雜八的貨物，全都擠在這個牆邊排滿了貨架、地板髒得要死、櫃台上糊着一塊破漆布、臨街的小窗戶上像監獄一樣釘着一根根鐵條的普通店鋪的異常有限的空間里。

尽管臨街的大門總是敞開着，但鋪子里依然是五味俱全：又有橄欖油味，又有喀山肥皂味，又有洋油味，又有青魚味，有時還夾着一股刺鼻的下等白酒味。而茶葉這種出名怕串味的商品，就存放在這樣的空氣里。究竟是巴維爾·葉果羅維奇的主顧們都不大講究或者不大懂行呢，還是茶葉成年累月跟烟草，肥皂放在一起居然沒有走味——這很難說。不過主顧們反正沒有抱怨過。當然啦，有時候賣的砂糖里有股煤油味，賣的咖啡里有股青魚味，賣的大米里有股牛油蠟燭味，不過這都是由於安德留什卡和加甫留什卡手太髒，而且他們立刻就會受到懲罰，挨一頓脖子拐或是耳光之類的；他們挨打還一定要當着大家的面，為的是讓買主看到這裡對待犯錯誤的人是絕不姑息，一定要從嚴懲處的。

當時正是天下太平的宗法時代，既沒有什麼衛生規則，也沒有各種各樣的政府法令，只有一個救火隊的負責人負責監視各家店里不得亂放煤油和容易着火的危險品，他定期跑來巡視一番，喝兩杯伏特加酒，收下兩三個二十戈比的銀角子，就一聲不响地出店去了，只是走到門口才想起來問一聲：

① 希臘亞陀斯半島上的名山，山上寺院甚多，是希臘正教的聖地之一。——譯者注。